



宋學士文粹卷第五

跋富韓公十二帖

右韓國富文忠公手帖一十有二其第一帖公為昭文相時所遣當是嘉祐二年公自至和二年與潞國文忠烈公並相及是始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帖所稱集賢相公則魏郡韓忠獻王也其第二帖公服闋時所遣當是嘉祐八年公自嘉祐六年二月以母憂去位至此服除其年三月辛未昭陵升殿故帖中有甫畢家禍又遭國郵之語而第三帖謂罪逆不死已及除禫要當與第二帖同時也其第四帖第五帖公為樞密使時所遣當是治平元年公既除母喪即召入西樞帖中所稱昭文相公亦是魏王無疑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為真相之任其上相為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為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二學士并監修國史各除此三大館皆宰相兼之而亦以次而升魏王自集賢進



昭文故帖中隨時而異稱也其第六帖公在宥府時所遣亦當是治平元年武舉之罷在皇祐元年十月己未五年八月乙丑雖握秘閣舊經試者五十一人用之而其制猶未復至是方議舉行故帖中有武舉文字始托西廳侍郎等言是年九月丁卯卒詔行之也其第七帖當是熙寧元年初判汝州時所遣四五月間河朔大水民皆流離南郊禮畢兩府臣僚故事當有恩賜宰臣因苗而奏止之公念念不忘民故帖中亦有河朔水潦為患之云也其第八帖當是熙寧四年冬歸洛時所遣公以不行青苗之法為提舉官趙濟侍御史鄧綰所奏六月甲戌落使相以左僕射再出判汝州七月赴郡十月中引疾還家故帖中有赴汝海治事及歸洛養疾之語也其第九帖至第十二帖所遣之時與第八帖同而第九帖當是與潞公時荆國王文公方得君羣小翕然附和最憚公之剛正欲陰中之故帖中有足疾七年又積憂畏心氣不寧之嘆潞公素敬愛公思欲薦起之故帖中又有曲蒙推假恐懼無地之懇也大氏賢者之出處實有關於時政之得失今以此數帖觀之則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一治一亂昭然可見有不待論而後明至若公之德行勲業則載在國史播於天下賢士大夫之口雖婦人女子亦皆識公為賢亦不俟言而始知也此卷有宋宇文虛中跋語謂裝褫無次故濂為詳著所遣之時以足其未備更為序次如右虛中字并通成都廣都人以黃門侍郎使金見留仕為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欲南奔不果竟被害云

廣漢難辭有序

難古禮也周人三時皆行之春冬之季難難陰氣也仲秋之月難難陽氣也蓋二氣或佚厲將乘之為災故難以止焉其制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歐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四方之神漢襲周制而其儀加詳選中黃門子弟百二十人為侂子赤幘皂製執鼓方相



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骨中黃門  
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疫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  
書御史謁者席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殿黃門  
令奏曰依子請備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依子和其辭凡八十言繼  
作方相與十二獸儼護呼徧前後省者三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  
外騎士以次傳火棄雜水中自漢至今朝廷之難雖廢而民間猶  
有存者先臘一日巷陌社隸飾神鬼貌御五色龍帟文衣巡門擊  
鼓而難之予惡其言鄙褻因疏古者用難之意復廣漢辭使習焉其辭  
曰 陽陰乘化左右而行日歷昴畢得積屍大陵其氣勃芒更涉  
虛危墳墓四司鬼官攸房厲附強陰而降于爨殃咨爾十二神宣  
其威良焱突劔亢脾胃食庸甲作食舛雄伯食彪騰簡食不祥攬  
諸食咎伯竒食夢祖明強梁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  
剗其腎腸窮竒騰根同亨于蠱母使害傷咨爾十二神鍛爾戎兵

出軛四方吮厲之益以代酒漿解厲之肌以充糗糒絲厲之腴織  
以為衣裳斥除慝陰暢回明陽軛坤載清物樹民印惟爾神之功  
神或不覺上帝是明急急如律令

逐鷓文

蚊害物蟲也凡有血氣者恒病焉然其所化不一江南有子孑生  
泮水中好屈伸水上見人泳去久則蛻為蚊此蟲化也塞北有蚊  
母草草樹而蚊變嶺南有蚊子木實如盧橘熟則絞蚊出實空此  
草木化也江東有蟲母鳥生池澤茹蘆中形類烏鷄而大黃白雜  
文鳴如鴿每鳴吐蚊一二升此禽化也爾雅淮南子李肇唐史補  
陳藏器本草注頗載其事以予觀之四類之中唯蟲母出蚊特夥  
蟲母鷓也予因作逐鷓使鷓可逐也則人之胎既成物者其知所  
警也夫文曰  
來汝鷓上堪下輿萬物並育各全其生以蕃以族翬飛續緡蠕動



感血鱗介潛淵毛蹄藏陸文華雖璨形模繚曲游泳同娛噫呀相  
逐既拘於氣曷禁夫欲大或陷小衆將壓獨唯類之求於人敢觸  
來汝鷓相度尔生取形甚微賦質黝昧樂生穢甲啄磔蟲蛤捕索  
盡魚含蓄俛不軒露堀竒非疾噦嘔無疾唾洩產醜銜惡朝息夕  
來汝鷓爾腸刀鏃尔胃芒刺不爾之虐所出曷異鳴如雷殷聚若  
雲翳綠撲腰肌嗜噉口咀投間抵隙潛察默覷體如粟眇吻若錐  
利中有豹脚勢尤可畏高沙斃女西洋死吏艾熏徒力羽扇不避  
我人尚然矧彼物類來汝鷓物豈無嘔與爾不同兔口出子一氣  
之伎驢噉吐絲局欺異封烏能嗽金昆明所鐘鷄或懸綬色眩黃  
紅惟尔肆孽胎此禍必草木所化涿水是宮無若汝慘取害則鷓  
予今逐尔欲滅尔蹤嗚呼我擬之將兮其長媿予尔鷓我逐兮亟  
去勿留徃彼北荒兮其土幽幽鬼物投擲兮豺兕呶嘍爾宜吐蚊  
逐兮梧桐肺肺鳳皇下袞兮鳴聲噦噦

郭淵哀詞

郭淵字濟川六人唐汾陽王子儀胤也宋季羣盜起淵聚族共保  
若一障曰蔡堡六人依焉天下已定民爲占藉交撓之民見縣有  
爲丞相奴客者無敢呵相教爲丞相奴淵謂民民賤王民也奴重  
人奴也使世世爲人奴與王民孰瘡民愧而止後樞吏吏務休息  
民而奴客困皆來謝曰微君幾不免大德未淮大饑淵作饘粥食  
之生者甚夥是時人多鬻子自救淵取困甚者假子養之十餘年  
皆爲娶婦居數歲大穰一朝縱之曰若事吾良苦及吾時歸毋久  
留爲也皆涕泣曰公生我今驅我安之願留終公身淵曰毋悲後  
吾子孫不省將以女爲奴卒縱之人有貰酒飲西家者已醉而出  
遺所齎金于門淵適見藏弄俟之明日遺金人從西家求金西家



誠不知怒以為欺求之急西家怒益閉其人困即欲自到方爭淵  
聞之遽出呼其人與之所遺金人皆驚始保蔡堡羣少年共劫一  
人將殺之淵呵曰此何罪至殺羣少年曰此疑徂伺為謀而將襲  
我故殺之耳曰吾所為相保以生誠要死也今疑而殺人禍將及  
羣少年怒淵私計奪之力且追殺之乃曰吾代之贖何如羣少年  
喜遂免之後至昇昇市中有戴拒粒盤鸞於市者遇淵置戴盤叩  
頭泣曰今日遇公天也幸臨過我我有母皆願見公謝淵固辭假  
以為誤去之市上老人嘆曰世稱長者此真夏耶初六界北邊民  
習兵少文淵與父論以書詩俎豆為業人慕之多化者至今六多  
儒淵既卒其孫言抱李孝光所造墓文請灑哀以辭灑未及為言  
客死豫章可悲也始言與灑游語及當世輒瞑目嚼齒語皆驚人  
聽者掩耳避去及操筆綴辭則海蜃吐樓而芝輦翠輦隱見空濛  
間可怖愕言誠奇男子灑故刪孝光文為辭哀淵且附見言事以

悲海東辭

見可哀不特淵也辭曰  
有開其先熙以申有紹其後文以彬何過其施祿以也  
玉山鄭先生原善字復初延祐名進士起家德興永轉處州錄事  
有異政為衆所忌遭誣搆去官尋以疾卒臨川危君太樸病執法  
者不得其平為著悲海東辭灑亦繼作時元統癸酉夏十月丁亥也  
我悲海東我涕拭矣善人云瘁邦其棘矣倬彼昊天大冒此下  
民彰善瘴惡胡莫之懲冥冥其書不見出日飄飄雨風墮我家室  
家室墮止邦國危止豈遽危之遠將自適大君維河冢宰維舟鄉  
士維楫丞庶維徒上下相力厥載孔速苟不是念不膠則覆維彼  
哲人化為螟螣維彼愚人猶如鬼蜮鬼蜮戢戢巧為我賊螟螣僥  
僥蝕我黍苗我民我牧唯恐傷只彼豺伊兕敢為民疇既啜其育  
復監其髓我寘我法孰云能已泚爾君子繡衣孔揚有瓊葱珩有



即斯煌不我能最覆謂我爽詈我繫我絕不畏明誓彼鸞皇鳧藻  
是食有振者麟邪蒿為室式紛式錯動罔不忒嗚呼昊天曷其有  
極牲牲其鹿乃索之江中林喬喬乃求其魴偵倒眩瞽以逞無良  
嗚呼昊天曷其有常無然悒亂無然怕淫無然田適以虹我心爾  
之悖矣民胥害矣尔之迪矣民相憐矣勿曰丘陵崇不可夷勿曰  
淵冰堅不可摧忽為平陸忽若流斯誰與爾謀曾不尔思謂爾醉  
止黝然無知爾不用酒何德之遠謂爾蠶止上下卒迷日用飲食  
不愆取初其止蘧蘧其行踽踽其慘喏喏其威虺虺我淚既竭繼  
之以血百海其深莫喻我心我生不辰伊誰之云無越我垣我垣  
我藩無乘我田我田我廩天命有定我將誰怨尔無人怨我爾用  
歌乃墳乃篋乃瑟乃琴乃磬乃笙以樂其音以樂其音實獲我心  
我我墮山山則有樗彼淮者淵淵則有魚匪公獨然振古如茲我  
苟不樂不樂奚奚為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七峰居士諫議陳公因上書論日錄事有忤曾布出守海陵尋謫  
武夷祠宮未幾除名勒停編管宜春崇寧二年正月移合浦三月  
五日過長沙興化寺遇神宗忌日於是依浮屠法運轉經藏造疏六  
十言以薦嚴事疏文用駢儷體恐不足以盡意仍以散辭分注其  
下首序請改實錄言祭卜者九事非國是者七章其餘卜布之姦  
凡所以尊私史而壓宗廟者無不縷列既燔告神皇在天之靈是  
月十五日復以別本綴于元豐中王安石所貽手帖之後又假設  
臣布引咎之辭作跋語繫之且手書一通一遺其姪正裕一寄其  
甥李進祖俾秘藏之身死之後出示親戚朋友冀幸有知之者蓋  
公嘗自謂家覆身亡如浮漚起滅不足深計唯神考十九年駿烈  
茂功受誣羣小為臣子者不得不辨故其所著之書曰日錄不合  
神道論曰辨誣論曰尊堯集曰自撰墓志墓志述因日錄殺身之



由其言至一萬八千有奇而語尤哀切然而諸書大氏皆疏文并  
跋語中意也嗚呼公之愛君尊主之誠耿耿弗忘如此真所謂忠  
精貫日月者矣烏傷王君禱其八世祖永年令仙居時而公之象  
子正彙實為尉交契之深遂以其女歸仙君之子嚴州司法傳今  
王君家藏跋文正假托臣布引咎之辭豈或正裕所秘藏者而正  
彙出示於親戚歟今夫公造此文時已歷二百四十二年中更水  
火兵革靡所不有區區一紙之微初非所謂金相石質乃能傲兀  
無窮世變手澤如新殆造化者使神物護持昭示來裔以遂公忠  
憤之志而永曾蔡之惡於弗磨也吁可畏哉王君與濂為同門友  
而義若弟兄間以相示因忘其孤陋而借書之若夫君子小人進  
退有繫於家國安危者史臣褒貶已有定論茲不復勤說云

續太始天元冊文

世之論詩以為昉於太始天元冊文相傳伏羲時嘗鑄之玉板鬼  
史區十世祖實能誦之故代既遼其書不傳今略見天元紀大論  
者其言頗雅馴固不敢以爲古辭似非知道者弗能造也然其文  
之繁簡不可復知姑引而續之使就篇章以求嗜古之士索焉其  
辭曰

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統坤元九  
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  
化化品物咸章川嶽奠裔草木暢英精氣上浮淳歲下藏塊圮無  
朕膠葛載更迴合交鬱誕于民靈苞黃內玄彪外弼中建統人極  
敷引道宗銷斥六厲式正五常大儀玄幹六子類從凡厥攸爲壹  
底乎同天工以成人化以行如環相循不知其始終

題金諸儒手帖後

右金諸儒手帖凡一十六紙麗陽葉史君購于燕南市中史君命  
善工裝潢成一巨軸持示金華宋濂請一一疏之其名汲者雲中



劉西巖伯深也天德三年進士釋褐慶州軍事判官入翰林為供奉作詩效白樂天而酷似之為性冲曠視富貴利達如飛鳥遺音既過即罷其名詢者易州軍市任南麓君謨也慷慨多大節書畫皆為當時第一登正隆二年進士第仕不甚顯凡生平坎壈之志壹寓諸詩當風日佳麗出法書名畫仰卧榻上令人張而觀之注目良久一去侍史方再易以進評者謂其畫高於書書高於詩詩高於文然王庭筠獨以才備許之其名壁者真定馮翰林叔獻也自幼有重名弱冠補太學生承安二年進士制策復入優等敷歷州縣召入翰林屢以使指鞠大獄權姦為之屏迹晚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致仕賦詩闌蘭釀松醪飲之超然自得詩筆清峻類其為人字札楚楚亦有晉宋間風氣其名楷者西華處士啟樊之也受質狷癖能作詩不以示人焉畢即捲如以齒練之遇佳賓至買酒與痛飲濡髮酒中散灑四壁以為樂

歿趙秉文為銘其墓

其名曼慶者熊岳王澹游禧伯也黃華先生庭筠之子詩章字法俱有父風仕為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甘名昂者真定周德卿也年二十四擢第調南和簿歷監察御史點州都軍權行六部員外郎文辭高雅學術醇正尚名檢敢為讜言頗為人所忌以詩得罪謫東海上十年後死于國難其甥王若虛嘗學于昂亦知名其名擊者高唐周仲善也通三禮學屢以詞賦試有司不中僑居渾源以登日觀一百韻詩見党懷英懷英大器之謂可班柳劉間亟薦之中朝未官而卒龐都運鏄有詩哭之甚哀其名珪者鎮陽蔡正甫也丞相吳國文簡公松年之子中天德三年進士第其辨博精到四海無及之者歷澄州軍事判官三河簿翰林修撰後由禮部郎中遷守濰州以風疾失音而卒正甫多識古文奇字有續金石遺文跋尾及南北史志補正水經漢靈康兩燕王墓辨等書蕭尚書貢謂金之文派正甫為正傳之宗而党竹谿趙閑閑次之人無



異議其名定國者在平馬齋堂子卿也官終翰林學士作石鼓辨  
萬餘言定爲宇文周時所作又有春秋傳如經考大戴禮辨訛出  
入傳記多所發明其名渢者東平趙黃山文孺也大定二十二年  
進士官至禮部郎中其正書體無顏蘇行草備諸家體党承旨小  
篆陽冰以來一人而已世以文孺配之謂之党趙其名雲翼者平  
定楊文獻公之美也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詞賦亦中乙科文  
學與趙閑閑齊名歷仕中外自吏部尚書遷翰林學士而致議者  
謂其身備四科其名純甫者襄陰李屏山之純也承安二年經義  
進士仕至尚書右司都事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心章宗南征兩上  
疏策其勝負上奇之又力探性理及身毒氏學作一書曰鳴道集  
說其說甚偏詆駁伊洛諸儒無寸完至以老莊二子與孔子同稱  
爲聖人一時名流頗傾下之晚以其志不遂日以文酒爲事嘯歌  
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然未嘗廢著書夏子中庸論語易

皆有傳其名汝礪者則壽國高崑甫也居相位十年七十一薨配  
食宣宗廟廷其名仲優名字荆名廷薦者讀書不博則莫知爲何  
人矣予惟金之遺裔雖出於黑水靺鞨然立國百有餘年采章文  
物蔚然可述今就帖中諸人論之雖隱顯不同事功亦異要皆爲  
一時之俊傑雖人品之有優劣辭翰之有妍啞要皆可傳玩於後  
世予以史君嗜好之篤隨其次第序之不復分其先後直書其事  
亦不復牽綴文法而或有所遺制作之家其將鄙予之無文哉

非非子縣解篇引

非非子廬於仙華山下幼不嗜書讀曾論表終篇棄去尋學鍊金  
碧九還寶丹斲丹房如方榻中勸容坐而述古仙人辭於四周澄  
坐其間身如槁木不動或睡睫不能禁輒下榻僵立達旦如斯者  
七歲凡堪輿氣化之原事物盈虧之數神鬼幽顯之秘似不能越  
其範圍又久之若有物觸其中芒角森然膠刺肺腑必吐去乃暢



於是濡毫著書燁然成文老生宿儒或有所未及而其藻思之奮發若山下出泉涓涓而不斷若獨爾之抽愈出而愈不窮既成書自號之曰非非子懸解云金華宋濂讀而疑之曰子自稱為非非孰非之耶以為人之非子耶則子為非而人為是以為子之非人耶則子為是而人為非非者固非而非之者不尤非非耶是故有是則有非無非則無是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是非其是是是其非非是是者固二而非非者果能一耶辟諸髹几焉人以其文墨墨也而不知其質皦皦也皦皦者謂之白如其墨墨者何墨墨者謂之黑如其皦皦者何惟黑惟白惟黑惟白而黑黑非白乎惟黑而白白非黑乎亡白白則黑黑有有黑黑則白白無欲白白而黑黑寧黑白而白黑也雖然此猶以迹言也吾不為白而黑何加焉吾本無黑而白何形焉是謂白黑忘矣白黑忘而有亡齊矣有無齊而是非泯矣是非泯而非非者絕矣非非者絕則天與人凝而

合矣此之謂葆純此之謂熙神此之謂物冥若是何如非非子笑曰始吾學道物我而我物也繼而唯我我在今則吾喪我矣我我且不我又何有非非者乎子言良信也濂亦莞尔一笑為繫其談於篇端非非子鄭姓源名發浦陽人生貴人家能擊厲入道大夫士服其操行奇勁云

### 說玄凝子

玄凝子密人姓宋吳越間人問姓名不荅迫之以指就案畫玄凝二字人因稱之曰玄凝子云初凝年十二時牧猪東海上有道士佩劍過之授藥一丸赤如火吞之即棄猪隨道士去涉瞿塘上灩澦入青城山坐白龍洞中洞前大壑高四三尺凝居之若温時下山敲冰濯足澗中戲折澗竹竅而吹之學鳳皇鳴道士聞之咲曰孺子之騫一至此乎未幾道士去三神山采藥凝欲從不可獨處洞一年或三月不食即食不過黃精石芝嘗斷芝鬼城下有白虎



向南行疑往執其尾躍上庸春趨一里而舍去一夕白月射洞底  
秋風四鳴因思故鄉菊花酒且熟遂還密密人見疑眼有碧欲意  
其已仙而疑弗是也人見疑者輒贈詩運筆如風字或類雲書鬼  
篆不可識俄道士復至與飲瑯瑯臺上大醉竟同去不知所之道  
士眉長八九寸雙目深髯怒張如戟人疑為古仙人云  
為說者曰齊地自古多方士爭言有禁方能神仙而少翁亦大充  
善惑雖漢武雄才亦所不免今疑固齊產也豈其山川之靈有以  
致之歟嗚呼使上之人有好疑者其不少翁藥大也寘矣先王之  
世以左道惑眾者必拘殺於司寇有上畏有自裁

春秋屬辭序

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修之遂  
為萬代不刊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  
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云亡學者不復得見

以驗聖經之所書往往混為一塗莫能致辨所幸左氏傳尚明魯  
史遺法公羊穀梁二家多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粗若可尋  
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為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於經義而  
亦不知有史例之當言且是以兩失焉爾左氏之學既盛行杜預氏  
為之註其於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唯陳傳良氏曰公穀所舉  
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為有徵斯固讀春秋者之所當  
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蔽有能會而同之區  
以別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奈何習者多忽焉而弗之察其  
有致力於此而發千古不傳之秘者則趙君子常其人乎子常蚤  
受春秋於九江黃先生楚望先生之志以六經明晦為已任其學  
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為本嘗語于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  
則自伯禽至於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於哀  
公十四年是已凡一事中皆具二義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



削可得而求矣子常受其說以歸晝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傳杜註備見魯史舊法粲然可舉亟往質諸先生而先生歿已久矣子常益竭精畢慮幾廢寢食如是者二十年一旦豁然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於是離析部居分別義例立為八體以布列之集杜陳二氏之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未及者辨而補之何者為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附麗凡闕昧難通歷數百年而弗決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勒成一十五卷而名之曰春秋屬辭六鳴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漁頗觀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槩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競為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辭之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溢于三家

之外有志之士會粹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患恒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為高甚者必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無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首愈晦也欤子常生於五變之後獨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絕倫之識不足與於斯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如濂不敏竊嘗從事是經辛勤鑽摩不為不以卒眩衆說不得其門而入近獲締交於子常子常不我鄙夷俾題其書之首蘭濂何足以知春秋間與一二友生啓而誦之見其義精例密咸有據依多徵前賢之所未發譬猶張樂洞庭五音繁會若不可以遽定細而聽之則清濁之倫重輕之度皆有條而不紊子常可謂深有功於聖經者矣濂何足以知春秋輒忘僭踰而序其作者之意如此若夫孔子經世大旨所以垂憲將來者



已見子常之所自著茲不敢勦說而瀆告之也子常姓趙氏名沆子常字也歙休寧人工古文辭尤邃於諸經雖疾病沉鬱之久不忘著書隱居東山四方學子尊之稱為東山先生子常別有春秋師說三卷春秋左氏傳補註三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與屬辭並行于世前史官金華宋濂謹序

楚客對

宋子泛舟西上爽泊彭蠡襄蓬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為光皆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数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爾曰然則其有夜食奈何曰此為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少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

內如鷄子中黃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唯天之體廣漠無際然其圍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算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為說既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家於測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三月己丑正月己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於乙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三度半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晨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曆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荅趣侍史具衾入舟而寢



羅氏五老圖詩卷序

明之慈溪羅氏出於唐觀察判官德之子塞翁塞翁來攝縣令因家焉至宋有名明復及謙者相繼擢第奉常尉為書詩之家然而謙之後人多以著壽稱其諱綱者年八十有四而終綱之子善卿其卒之年如綱而不及者再暮善卿娶某氏生五男子其一曰明遠年八十又三次二曰明傑其年如明遠而少二歲次三曰明德其年如明傑而少十又三歲次四曰明純次五曰明升明純如明德而少二歲明升如明純而少三歲惟此五老人者高邁八表卑踰六旬當風日和美之時婆娑中庭衣冠偉如佩玉鎔如于于而趨雍雍而語皓髮厖眉照耀後前華悅綵衣給事左右見者驚詫不曰此人世之上瑞則曰是國家之休貞嗟歎慕豔若有所不及噫亦異哉昔者睢陽固嘗以五老聞矣其系非一姓其生非一門不過仕焉而止優游鄉梓相與賦詩倡酬人猶以為異而傳之今

羅氏則一姓也非直一姓又出一門焉豈惟一明又連第若兄焉然兄弟之親有一從者有再從三從者有羣從者不能必其同也又同出於一父母焉揆於睢陽之所聞不為尤異者歟尤異之事可不彰而傳之歟藉曰睢陽之傳皆以爵顯而羅氏則隱約於布衣然爵祿有命不可以倖致顯弗顯固不當計也嗟夫人生至欲者莫踰於壽考書之九五福舉以為首詩人善頌雖不一而足尤以此為至願焉羅氏一門獲之為多誠稀世之盛事歟今之奇逢是宜材士大夫播諸聲詩牘累篇聯繩繩猶未已也他日協諸律呂被子管絃使其子若孫持觴為五老人壽非特為一時之美談觀風之使或采而上之則牛酒之寵勞絮帛之敷錫天光下照赫奕於東海之濱矣猗歟休哉願序睢陽之事者錢公明逸也明逸之文雄故能傳諸久遠若予荒蕪不振之作將焉用之要不足為羅氏之重輕姑述其槩於首簡以俟如明逸者刪焉羅氏五昆弟



生子二十二人共爨而食者五世至正初以同居著德旌其門予嘗求其故綱孜孜樂善惠利及人者衆善鄉生平不害物命其好施如其父歲儉則散粟給宗族無死徙之憂臨歿又聚借貸諸券焚之然其所培植者遠矣

上虞縣重修柯韓二神碑

上虞有湖名夏蓋延袤一百餘里縣東北衆水經上祀白馬二陂匯于湖醜為三十六渠支分絡繹以達于田凡溉一十三萬畝有畸渠之下流建二石牖視時溢乾而畜洩之歲恒無凶者近代農官失政畚土成塍取給一朝不旋踵而地傍縣亡賴男子當旱暵時又夜半決防以去然湖並於海鹵水或乘湖入善禍稼舊嘗造隄捍其衝潮汐齧蝕至是亦暴潰民惶惶告病矣乃洪武辛亥冬臨淮唐侯鐸自殿中侍御史出守會稽上虞會稽屬縣人士羣走白侯侯愀然弗寧行海上視決堤與民共約度田以會粟因口以

賦庸鑿石為隄自蓮花池至纂風合禺有三千尺始與故石隄屬侯斬牲饗海神已登民謂曰隄幸成二牖無難者會侯召入為卿奉常遂命僚屬集事其柯家牖廣二十有四尺深如廣之數而贏其一先築土樹檠櫛比星攢度久且不壞方敷以石兩翼四隅咸斂甃如法中峙石楹左右皆有副鑿坎陷版以為縱閉復隨土形崇庠疏級為五以瀉水上架石梁以便行者檠以章計者九百八十有五灰以斛量者三百六十又四石以丈數者七百三十有八匠以日考者一千三百其韓家牖廣減前牖之半深比廣倍之石楹唯二級道則減其一仍冠以石梁餘皆同其工物視前匠損四百石損五百灰損六十八檠損二百八十五始事於甲寅秋七月訖工於冬十有一月此其大凡也有道浮屠雷峰淨昱乃具事狀介太史氏朱君右徵濂文記其成予聞成周之時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瀆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



其為法甚備其為利至久也然而溝澮之屬所可考者其深廣自四尺至八尺或至於尋仞各一先王豈不知害地而廢稼以為不若是則水性失其常溢則有溺患乾則禾將蓄矣古制不可復見有能設瀦防以惠民者得不謂之賢哉昔者曾文定公之為齊州州城西北有湖疏為水門遇流潦暴集則取荆葦為蔽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公為易之以石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視水高下而閉縱之而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今唐侯之為牐也其事與之頗相類世言古今人不能相及果足信之歟是可書已相其成者通判府事吳敬知縣張翼營度督視不憚勞勩者主簿史文郁也司其出內則邑大姓徐某余某法宜牽聯得書海堤別自有記茲可畧云系之以詩曰維夏蓋湖百川所潴在彼海邦其一醜為通渠行水委蛇溉稻與杭其二制水有牐因時闢闔其法孔威其三農政斯缺惡壤為場水失厥防其四侃侃唐侯爰諮爰諏

中心盡傷其五曰是弗脩民焉有秋敢視為常其六乃登案屬乃謀乃告乃輯其長其七晦會其粟工來以族筮日奏功其八琢石于山樹檠于灣以楫以梁其九決塞有關既堅且完若首有眈其十昔何怒突今乃順則弗隨我疆其十一行彼赤日清流瀟瀟黃茂芄芄其十二食維民天非稼無年民用卒爽其十三伊誰我憐五馬翩翩朱衣葱珩其十四成周之制有溝有遂經畫維良其十五古法浸廢河渠興利其效則章其十六漢吏曰循惠字丞民唯此之費其十七矧乎鉗津北枕海濱濼被五鄉其十八侯治之棘行厖心惻不翅父兄其十九越石可泐越川可竭侯功勿忘其二十

元故翰林待制黃殷士墓碑

皇帝登大寶之明年即詔執政大臣曰元氏有國一百六十三年雖毫社已屋曆數有歸國可滅史不可滅卿選江南知名之士不仕於元者纂修成書而命翰林學士宋濂為之總裁庶幾得筆削



之公以副朕意中書下其事濂等既奉 詔執筆惟謹而於黃公  
毅士之歿實於忠義傳中毅士之高第弟子鄧東復來請曰國史  
繫天下之公法當嚴墓碑紀一人之私理宜詳懸絳有石額先生  
為書之按東所造事狀毅士諱時毅士其字也臨川金溪化原里  
人未冠謁吳文正公澄於郡庠公方類解小戴禮毅士撰書上公  
列諸家箋疏得失若分黑白尋往學文於虞文靖公集揭文安公  
倏斯三公皆江右人見毅士無不器重以遠大期之已而聞直清  
先生祝公蕃倡明象山陸氏之學於鄱陽與同舍生王企不遠數  
百里往候焉一見之頃欣然有契於眉睫之間歸而喜曰得豈味  
其本心者哉自是一動靜一云為惟心是監凜然若上帝之臨久  
之東游吳會以發越精神還遯羽陽山中既而嘆曰學者將用世  
爾奈何自秘耶乃走燕都受知中書參知政事朵爾直班公及丞  
相賀公惟一賀公當國板淮南等處行中書省照磨遷國子助教

陞博士特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階奉訓大夫時權臣秉  
政天下大勢已去毅士憂國愛君晝夜不遑寧虞上疏陳大計竟  
不報毅士方彈指長嘆同列以從宜適變之機為問毅士曰此言  
何以至於我哉今百辟朝空宮以淹國邱吾之不能為公存猶公  
之不能為我亡也蓋亦各諗所安乎洪武元年八月庚午都城陷  
大明兵入城毅士謂其從人張午曰吾為士子義不可辱國汝幸  
收吾骨南還即解衣投居賢坊井中午蒼黃大慟拾級下救之見  
毅士浮沉水間氣猶未絕遽負之以升獻欬言曰今南兵不殺在  
儒臣尤所賓禮他日幸致貴言君何為自苦如是耶縱曰為國盡  
忠未聞小臣而死社稷也毅士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  
哉午終不解還舍治酒毅使家人歌舞為驩環守至日晏會大將  
軍徐公達下令凡勝國之臣俱輸告身于官朝暮一見各署名于  
冊違則罰毅士聞之給午曰吾今知汝意矣汝言良是也可取吾



告身來第吾慚見同朝人必乘醉可往耳何所可致醇耐乎午大喜持錢出沽鬪鬪中及還求之弗得亟往視井傍冠裳帶舄列寘不素殷士死已久矣其壽六十一云午買棺以斂同知澠州事陳介北山僧梓共營葬事以其月某日瘞于西山且刻石記之曾祖某祖某父某皆力本尚農享上壽以終娶里中桂氏隱士競之女兄也有遠識勸夫游學母以家事自累無子而先歿殷士既貴顯或勸求昏甲族以媒榮進殷士曰邨之共姜宋之伯姬區區一婦人尚以節義自守况男子者乎吾弟幸生男即吾為有後矣性嗜古文而尤長於詩補作古樂府諸題音度和雅無愧於古四方士大夫多購求藏奔為榮金華黃文獻公潛於人慎許可獨推獎之不置且與之通譜系云嗚呼天地之間有正氣焉日月以之而光昭海嶽以之而流峙在人則為忠為義其人雖歿其氣則千載如生誠古今之常經國家之大防也有如殷士當元運將終誓與國

俱亡從容就死而無悔比一時慷慨而殺身者則有間矣非其不昧本心之學能致是乎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褒崇忠義為先務

皇上即位之初蔽自淵衷即勅有司建元忠臣行臺大夫福壽余忠宣公關二廟以春秋奉祠事所以風厲於萬方者聖謨至深遠矣州郡或以殷士之事上聞旌寵之典其有不降下者乎銘而列之非為殷士也靈承

上意以勸世之為人臣者銘曰

烈烈黃公元之小臣乃能為國殺身成仁人所大欲壽為最貴孰能舍之自絕于世壽固可欲義不可虧毫髮有愧雖生曷為吾死死義直氣貫天中不死者何千萬年小夫苟全一愧一死不知百齡其死凡幾有冽者泉其深無底奮身一躍眼不見水精魄入地肯隨物融化為白龍上朝帝宮尔死得死百世宜祀盤綬金章誰



非臣子

故廬陵張府君光遠甫墓碣銘

皇上即位之五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乃開文華堂禁中妙東英才詔詞林群公分教之車駕幸臨閱其所業文親定優劣

上德至渥也時江西張唯流寓河南以尚書領首薦會試南宮未試除國史編脩仍俾肄業于堂余見唯有雋才特請于

上錄為弟子負唯執經日久忽歎欷流涕言曰唯父抱奇節不幸歿于盜手今體魄入土而墓石無文一念及茲將欲無生惟先生矜而畀之余按亡友吏部員外郎周子諒狀君諱遠字光遠姓張氏吉安永豐人氣岸豁達不徇於小物當元之季大盜起沔陽蔓延江右陷吉安既而州兵搃走之盜所過井落民皆相挺為變殺掠巨室慘酷不忍聞君怒髮上指日夜建竒策剪寇其友有羅惟遠者尚氣節遣人夜致之列酒炙于庭脫冠酣飲夜將半屏左右

蹠而告曰吾州素號文物之邦一旦盜踪踐將無遺義不與賊俱生然非公不足濟吾事今郡守梁使君出督兵境上公宜往請師五尺陰立部署以俟斫賊無難者羅抵掌于人曰子誠奇男子吾縱無它能敢不從命議既定君家子庸猶未知君乃叩寢門令出拜復語之故庸曰羅先生若迎官兵至庸持大斧盡殺狐鼠輩不留一人羅舉觴賀君曰大兄有如此豪傑兒事不患不成也未發寇謀知之帥眾執羅去裸而鞭之且問曰誰與汝造謀羅罵曰死狗奴吾憤汝不道自欲殺汝何暇與人謀哉賊怒愈鞭之仍授紙筆使寫首謀者名羅瞋目視之大書一死字賊反接羅于樹剖其腹作小竅日增加之羅嚙齒大詈三日而後氣絕將絕罵聲猶含糊在口君幸得脫走吉水及寇勢稍戢君還故里寇有知君遣羅者繫之至營賊競來指曰是嘗欲殺吾屬者君顏色自若後容語賊曰我纓綬之家決不畏死喪節殺即殺何以多言為遂遇害賊黨



忿猶未平并欲屠君介子賢渠魁執不可慨然嘆曰彼固忠義人也寧可使其不血食耶為具棺斂使歸葬里之桐塘聞者莫不賈涕君博通經史薦風義事親以孝聞豪右以科繇困之君奉親避去旁郡不遠百里負米以為養暨歿號慟幾絕者數四然疾惡如仇聞師有貸粟多取息者勢橫甚君面斥其非直於州縣聞師恚欲夜擊死君聞州里萬口交譽不忍發而止賓客至門傾有無相接劇談古今事變二千年間如玉貫珠聯客為之傾聽忘日之夕且曲盡物情三尺童子上謁亦以禮受未嘗少忤性不嗜貨殖或勸為子孫計君笑曰能守先業亦足矣何以多為君子撫焉壽五十四遇害於至正戊戌之正月其日不可復知自桐塘改葬於大塍之原則洪武辛亥八月某日也君配劉氏輕財重義人有顛連者解衣推食無吝亂離後家單每鬻釵鈿助夫賓客費後君五年卒子三長即庸次即賢有膂力能馳馬奪槊千人中後十一年亦

卒季乃唯新擢今官女三俱適古扶孫三憲文昌女二在室曾孫一祺君之系出自唐曲江公九齡九齡玄孫洪州都督參軍景重始來江西參軍曾孫簽判虔州洪字宏淵復遷永豐之杏園代多顯官至君曾大父元升大父瑞伯父亨雖曰不仕咸能世儒業云嗚呼士氣弗振久矣當楚氛膠葛之時為二千石者曾不一舉手障之寇至輒俯首遯去日行百里惟恐不疾誠女婦留髮鬢鬣者也有如君者藐然一布衣無社稷人民之寄乃能建策殺賊不幸事不成雖肝腦塗地而不悔豈非烈丈夫也哉羅氏能從君謀身可殺而志不可奪亦可謂慷慨之士取友之端又於君見之嗚呼智莫大於殄寇義莫重於捐生此而不銘惡乎銘銘曰

元政陵夷盜起楚區絳巾嘯呼毒氣所侵蠱其良心棄鋤握瑾叶  
睽茲廬陵群邪沸騰千里孟腥有夫桓桓髮上指冠誓除暴殘夜  
則枕矛血淚交流同志之求酣歌慷慨舞劔欲狂惟壽之良彼何



昏昏漏師弗懲賊我良朋正氣凜然雪為不寒欲膾盜肝君亦被  
拘罟盜益苛以死徇之雙壁焜煌如星吐芒照耀四方君名嚴  
重如泰山一死亦安史官造辭鑽于幽墟後世是師

### 瞿孝子傳

瞿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為百夫長遷蘇州巡  
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法隣口提領母某氏孝子天性純慤  
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母患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  
子燭湯洗滌執扇驅蚊蚋晝靡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  
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割股可療法祝刀于天俟刀躍方  
可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割股肉作羹以  
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失一日母思芟食時芟始華  
孝子求諸市不獲凡川有芟者解衣入水歷覆其葉覓之自午達  
酉雙脰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胡不相我乎俄得二芟水中人以

為精誠所感然其宅心仁厚遇單寡者必思振給而不欲使其知  
擅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臥疾不能興鷄初鳴孝子往其門以錢  
二十緡投窓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鷄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  
陽問曰吾性多忘若欲糴千耶遂如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  
市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今補餘錢翁温而辭孝子曰汝  
第持去它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質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  
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之利寧能足吾欲乎歲  
大儉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擇旁近舍舍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  
藉孝子每晨躬携粥藥撫視空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囊孝  
子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幾又有亡契券及白金者孝子蹙頰  
曰白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所憑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  
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  
也孝子雖不讀書其為行類騶魯士州里翕然稱之孝子年且耄



見介子莊嘗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喜動顏色其後病且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爾煩語吾兒莊善事

聖天子毋以老身為念也遂終

史官曰濂侍講禁林日與莊為同官莊念父在遠一語及之涕泗潛然流濂因歎曰非誠心愛日者乎已而蘇人來言孝子之賢絕於醜夷有未易追躡之者濂又歎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傳所謂以身教者孝子其庶幾乎是有關世教民彝之大故造瞿孝子傳使圓冠方屨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